

爱这昼夜等长寒暑均的时刻

■草木心

秋天过半。
这个秋天过得不太平。从立秋到秋分,从发烧到发冷,从气管到肺叶。咳得天昏地暗,五脏掀翻。吃了各种药,就了各种医,博士医生说,秋天的病都是夏天积攒的各种寒凉,被季节转换激发了出来。遂想起一个词叫秋后算账。原来吹过的空调、吃过的冷饮、喝过的冰水,会合起伙给人点颜色看看。

饶是如此,依然爱这时节。站在阳光下,秋阳温热,秋光交错,回头看见阴影,后背却也是暖的。浅秋正走向季节深处,天会越来越凉,也会越来越高阔辽远。季节轮回,生命各自努力活出自己的样子;感受人性的光明与幽微,有欢愉,有苦累,有开心,有烦闷,但从不会对这个世界绝望。

秋是禾谷成熟的秋,分是分开一半的分。秋分之日,季节均分,昼夜等长,阴阳中和,秋色平分。于是,中正平和、豁朗开阔、朗月清风、秋高气爽、万物披金、大地丰盛,这些意境美好的词语奔涌而来,如同秋声浩荡,又如秋风简静。

秋分三候曰:雷始收声,蛰虫坯户,水始涸。惊蛰的春雷,降雨的夏雷远去了,天地比任何时候都安宁从容。活跃了一夏的蛰虫,得了消息般躲进屋宇墙缝。河湖里的水渐近干涸,因为雨水稀少了,就算秋雨绵绵

也不及蒸发来得快,一场秋雨一场寒,徒增凉意罢了。

而仲秋时节的沧州,一条盈满的河却承载着人们多半个世纪压抑的狂欢。终于有机会船行碧水之上。那个时刻,那一波波漾开的,是心中的向往荡出的涟漪,是悠长的牵念绽放的笑颜。绿岸吸引着人的目光,才见亭亭莎草、扬扬红蓼,转眼又是悠悠碧荷、曳曳芦花,它们在不断向我打旗语,我在心里和它们细语握手拥抱。九曲十八弯的运河,入眼满是风景,景色各个不同,如同画界高手,看似不经意的几笔涂抹晕染,远景近景、色调线条、气度风骨都有了,真真是说不尽,无穷好。

夜过沧州的诗人,看见“日暮长河乱烟浮,萧萧红叶两岸秋”,当也正在此时节。天色向晚,岸上炊烟袅袅,河面水雾蒙蒙,岸边是红蓼还是苇花,也或是叶子已经变红的椿树梨树,一派秋色醉人。“夜半不知行远近,一船明月过沧州”。长长的河,夜航的船,不眠的人,一次偶然的路过,就这么与沧州有了神奇且永久的关联。

每个人都有曾经难忘的时刻,这个一船明月的秋夜,是属于孙谔的。

“天子春朝日,秋夕月。朝日之朝,夕月之夕。”“夕月之夕”,指的是农历八月夜晚,

天子祭祀月亮,原来秋分还曾是祭月节。因为日子不固定,为了赶在月圆日才调为中秋。所以,古代,有“春祭日,秋祭月”之说。

月亮对于中国人,向来是内心隐秘而柔软的所在。思乡,念人,寄情,抒怀,一轮明月亘照古今。

清冽的月光下,凉气袭身的时刻,适合细数日子,感受暖意,微缩幸福。今天咳得不多是幸福,晚上睡个好觉是幸福;一路奔跑乐而忘忧是幸福,偶尔不掩脆弱流泪也是幸福;看花儿开了又落了是幸福,看种子发芽长叶变成植物也是幸福。难得没忘给人过生日是幸福,生病被人惦记照顾也是幸福;琐碎琐碎的生活,保有一份热情和清澈是幸福,不长也不短的路,慢慢去走无尽岁月也是幸福。很多时候,并不完美的我们,必须面对和接受生命中的一场又一场击打和磨炼、失落与失意,哪怕夜路独行,也要心中有光,不惧黑暗,向光而行,做一个孤勇者。

小乖说,幸福是一条光滑的鱼,我们要用心一点,才能捕获。

其实,更重要的是,我们不应缺失了感知幸福的能力。

秋分开来的这下一半时日,希望疫去病去,可以自由地来去,开心地畅谈,快乐地劳作,细细地感受那些微不足道的幸福时刻。

岁时记·秋分

非常故事

三张葱花饼

■耿艳菊

天蒙蒙亮的时候,我迷迷糊糊听到有脚步声。身边的爱人还在睡着,我想着一定是孩子起来了。脚步声很轻,不像他平日的风格,小心翼翼的,似乎是怕吵醒我们。

平常上学的时候叫不起来,周末不正是睡懒觉的好机会吗?这么早起来要干什么呢?我有些不放心的,就喊了他两声。他赶快跑到我床前,开心地向我宣布他的早餐计划。

他说,我们平时上班辛苦了,周末的早餐就不用我们管了。他说着已经进了厨房,开始忙碌起来。

爱人也醒了,孩子做饭的事让他感到惊喜,激动得语无伦次。他即刻跳下床,跟在孩子后面看他要做什么好吃的。我也穿上鞋,跟着到了厨房门口。

孩子见我们都站在那里,硬是把我们都推回了房间。我俩面面相觑,心里却是乐极了。为人父母,有什么会比孩子懂事更让人开心的呢?

我想起小时候第一次为母亲做饭的往事,也是像我的孩子这般大。那时候,父亲在外工作,母亲一个人带着我和年幼的弟弟妹妹,日子很是辛苦。

有一回,母亲去了十里外的姥姥家。去之前,母亲告诉我们中午之前她就会回来。眼看中午都过了,周围的邻居都吃完了饭,母亲还没回来。

母亲可能是有事耽搁了,或者就在往家赶的路上,我安慰着弟弟妹妹。想着母亲匆匆忙忙,奔波劳累,回来还要给我们做饭,得多么辛苦啊。于是,我走进厨房,准备为母亲做一顿饭。

我学着母亲的样子和面,然后去院子西边的小菜园里摘了几个西红柿、一把青菜、一个茄子。我想给母亲做一碗热乎乎的疙瘩汤,回想着母亲平日里做疙瘩汤的步骤,再加上我自己的发挥和想象,一会儿院子里就弥漫着饭香了。

正在盛饭的时候,母亲回来了,身后还跟着在镇上读中学的小姨。小姨一下子跑到锅前,看看一锅热气腾腾的疙瘩汤,又看看衣服上都是面粉的我,笑着说:“姐,你的辛苦值得了。”

母亲立在厨房门口,直到我把一碗疙瘩汤放在她手里,她才反应过来。母亲惊喜地一遍遍说着:“值啦,值啦!”

“吃饭啦!”餐桌上,三张金黄的葱花饼看着就很美味,香味早已充满了家里的每一个角落。还有一盘凉拌黄瓜、三杯牛奶,这是孩子精心为我们准备的早饭。

孩子是用心的,他知道我喜欢吃面食,就选择做葱花饼。他说前几天看老爸做葱花饼的时候,就把方法和步骤记在了心里,想着哪天也要做给我吃。

这就是成长吧。曾经为母亲做疙瘩汤的自己,现在为我做葱花饼的孩子,尘事里这些平凡的温暖和幸福汇聚成我们丰厚的人生,像宝石一样闪着光辉。

拿起金黄的葱花饼,我们一家相视而笑。这个平凡明朗的早晨,永远记得这三张葱花饼的幸福。

投稿邮箱: czwbsw@sina.com
本地作者请在邮件主题中注明“沧州作者”字样

人生感悟

面一泊湖水,赏一树秋红

■墨云

我留不住时光,能留住的只有那一张张照片。我把每一个美好的时刻在镜头前定格,变成永恒。夏天的裙装还没有收起,听说,秋色已倾城。

约上热爱摄影的友人奔那个湖泊而去。当喧嚣被我们抛远,山路渐渐变得崎岖。往里走,再难得看见一个人影,幸而鸟儿的鸣叫打破了这静谧,渐行渐深,从车窗望过去,夹道的山林已经披上了红妆。

抵达目的地的时候,大片粼光闪耀的湖水静静地等在那里。远处是漫山欲燃的红叶,红砖褐瓦的农家房屋掩映在竹林深处。时光静寂,喧哗在别处。

停好车,我们沿着蜿蜒的山路一路奔去,追逐着那一坡一坡的红叶。木子树的叶片在阳光下发亮,红得煞是喜人。银杏叶尚是黄中带着青,山风一吹,簌簌作响。

农妇在田里劳作。新栽的油菜慵懒地在阳光下打着盹,一颗颗清水灌进去,它贪婪地畅饮着,慢吞吞地挺起身子,好奇地打量着我们这些闯入者。

菜地的下面是一个水库,修建于上世纪60年代,仿佛一位老人,端坐在山谷间,用它那巨大的双手,守着这里的一方风水。水面波光闪闪,一缕缕阳光欢快地在水面跳跃,心突然跟着欢喜起来,感觉自己一下子陷入无限美好中。

暂时抛下身后的美景,我们直奔水库。水库边有垂钓者,对于我们的闯入,他好像没有看到一样,一动不动。

云朵与流光执手,秋水与长天相映。或站或坐又或者故作悠闲地在水边漫步,我不停地在镜头前变换着身姿。想要拍美景是要追着太阳跑的,光影稍纵即逝。带去的丝巾也来不及换,我们迫不及待地拍下一张张照片。

对面的叶子红艳得像是要点燃这秋日的天空。刚刚看了作家梅子的一篇散文,她把这秋天的美景称为“绝色”。这个词一般是形容美丽的女子,此时此刻,还有更贴切的言语来形容这山中美景吗?

日落西山,余光横照。我们再次回到农妇劳作的那块田埂边,突然看见一片不知名的小花朵。花瓣是白色的,花瓣边镶着紫色的边,上面似乎还有一层淡淡的绒毛覆着。看我们惊奇的样子,农妇告诉我们,这就是烟花呀!

我一时有些失神。“烟花”这个词曾给我无限想象,却从未有想过就是这长在路边的小花。她兀自开放在这个秋天,终化作一缕青烟,无迹可寻。而我们的一生也不过是一场又一场的相逢和别离,世间万物,如同这烟花般绚烂过,终是无悔。

年岁渐长,我生怕辜负了那些美好的时光。从春光伊始,到皑皑白雪,总能够说服自己那颗日趋倦怠的心,去和每一季的美景相遇相拥。面一泊湖水,赏一树秋红,留下青春的影像,待我老去,可以慢慢翻看,淡淡微笑。

花开诗旅

秋林行者

■赵强

宁静乡野的一个清晨

推开门窗

秋季开的花,清幽冷光下

有些高傲、冷峻

迷茫了眼睛

一条石子路上

目光,游离在这深秋的郊野

鸟儿站在枝头

打着鲜活节拍哼唱

叶子随之翩翩起舞

一个瘦削的身影

置身秋林中,依偎在晨光里

蒙上神秘色彩,单纯地与秋

一同前行

悠远了一个秋天的诗意

也醉了行者的一颗心

【葫芦】

迤迤蔓藤搭秋门,
高挂葫芦带子孙。
拄杖老翁抬首笑,
从来此物孕乾坤。

——赵宝荣

【乡愁】

行囊里装满醇香的
糯米酒和浓郁的乡情。置身异乡的夜晚,沐浴月色的清冷,我独饮着温热的思念,任乡愁的波浪在心中汹涌。

——蔡同伟

微写作

“微写作”栏目短信平台
台号码为15100868801。
倾听您的心声,期待您的短信留言。

【石榴】

秋风吹来,石榴慢慢涂上了美丽的腮红。它们趴在农家院里的枝头,迎着秋风,沐着秋阳,酝酿着自己的心事。心事被一层壳子包着,有酸的,也有甜的。

——魏有花